

漢書補注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補注先謙曰官本下有三字是

漢書三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列女節義傳云秦破魏誅諸公子今此魏豹魏咎皆

魏公子封君是秦滅國未嘗誅夷故齊王建亦有子孫世言秦暴猶不若後世必盡其種也陳涉兵起齊韓趙魏楚皆故國子孫惟

燕王喜走遼東無後漢得天下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下鑒是故徒諸秦族於關中

魏文穎曰魏爲庶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家人義同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

魏人周市徇魏地也

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

天下昏亂忠臣迺見

師古曰言當昏亂之時忠臣迺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今天

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迺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爲王

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

師古曰反謂同還也陳王迺遣立咎爲魏王章邯

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

補注齊召南曰案後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即此臨濟爲魏咎

所都也張守節解史記指齊州臨濟縣非是先謙曰言非千乘狄縣安帝更名臨濟者也與田儂傳互證平丘在今大名府長垣縣

西南五魏王使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十里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補注劉奉世曰田儂傳儂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儂臨濟下非遣田巴也章邯遂擊破殺

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爲誓而約降約降定咎自殺

師古曰但欲全其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

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爲魏王師古曰項羽立之補注先謙曰

高紀豹自立爲魏王時項梁初死懷王從彭城項羽亦尚無立王之權顏注謬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

封諸侯欲有梁地師古曰羽欲自取梁地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

補注先謙曰平陽河東縣在今平陽府臨汾縣西南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補注先謙曰臨晉禹頭縣今同

州府大豹目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

親病師古曰親謂母也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酈生日緩頰往說之

補注先謙曰高紀張晏注綴頡徐言引譬喻也

酈生至豹謝曰

補注錢大昭曰至南雍本

往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

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

篇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墨子兼愛篇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猶騏驎而過卻也據此則謂馬也

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

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曰其地爲河東太原上黨郡漢

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

師古曰反國言其嘗叛也

田儋狄人也

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補注先謙曰在今青州府高苑縣西北

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師古曰亦六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使

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曰謁也師古曰

陽縛其奴爲殺奴之狀廷縣廷之中也音定今流俗書本爲字作

爲非也陽即爲耳不當重言之補注王念孫曰爲古通作僞

陽即陽爲史記作爲本字也漢書作僞借字也

師古不識古字而讀爲詐僞之僞故改僞作爲而反以古本爲俗本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

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僖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

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僖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

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僖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

楚軍殺僖於臨濟下

補注先謙曰此臨濟解見豹傳

僖從弟榮收僖餘兵東走東

阿

補注先謙曰東阿東郡縣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阿城鎮

齊人間僖死迺立故齊王建

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閒爲將曰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

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

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

趙角弟閒前救趙

補注王先謙曰史記救上衍求字當依此訂

因不敢歸榮迺立僖子

市爲王榮相之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

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

師古曰趣讀曰促

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出

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

王者項梁之語也見羽傳中
趙亦不殺田角田閼
市於齊
補注先謙曰趙殺角等則齊出兵有

若市易今齊王曰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蝮螫也螫人手足

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歸古曰爾雅及說文皆曰蝮蛇卽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

如綴文文附有毛似猶豎鼻上有針力者豎十斤一各反與非
 之類也呂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魑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

應其蟻喻出南方蟻音芳六反熱音少各反整音武力反脂音諱
偉反擊者人手大指也音步歷反補注沈欽韓曰廣雅釋訓蠶痛

也史記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日言

說非是也補注先謙曰董份云斬手足則威甚矣今三田於楚趙無

身也故曰何爲不殺注謬先謙案取說與上下文不貫董說亦非

皆首用事憂患同之田假等反側不獨齊之患亦必爲害於楚趙
故以馮之害身爲喻而詰其何故不殺且言與國離心秦復得志

此不利也文注意正合非手足憂也非下疑有但字而後人妄
改作手足之賊語意似可攷下段且秦復尋志

順而爲害於身句仍不貫注亦非確詁何故不兼且素復得元方

天下則斷斷首用事者墳墓矣

如淳曰斷斷首也斷斷也斷古曰

燈龍音紇敵音五絞反

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師古曰擊敗而殺之

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

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

治卽墨

師古曰治謂郡之也音丈吏反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卽墨膠東縣在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

齊將田都

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菑

補注先謙曰臨菑齊郡縣今青州府臨菑縣治

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

羽立安爲濟北王治博陽

補注先謙曰博陽卽泰山郡博縣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

榮呂負項

梁不肯助漢攻秦故不得王

補注先謙曰漢當作楚齊不出兵章邯果殺項梁破楚兵是梁不肯助

楚非不肯助漢也史記作不肯助楚趙攻秦楚字是而趙字亦誤先謙曰官本作助楚

趙將陳餘亦失職不

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

呂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

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卽墨還攻殺

濟北王安自立爲王盡并三齊之地

師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

項王聞之大

怒迺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

遂燒夷齊城郭

師古曰夷平也

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

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曰知錄云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

城陽國治莒齊王上城陽郡朱虛侯爲城陽王及韓信追田廣至

城陽皆此地齊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社稷走而之城陽

之山中安平君以敵卒七千拒敵反于里之齊當是時聞城陽而

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木閘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

復反則齊時已名城陽矣先

謙案城陽今沂州府莒州治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

之迺釋齊

師古曰釋解也

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呂故

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爲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

師古曰

定齊三年間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

師古曰二人也

化反

華音戶

軍歷下已距漢

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

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及

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厯下守備縱酒

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

且遣使

與漢平

師古曰方欲遣使

韓信迺渡平原襲破齊厯下軍因入臨菑王廣

相橫曰酈生爲賣已而亨之

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

廣東走高密

補注先謙曰高密高

密縣今萊州府西南

橫走博

蘇林曰泰山博縣補注先謙曰史記博作博陽也

守相田光走城陽

師古曰守相者言爲相而專主居守之事

將軍田既軍於膠

東楚使龍且救齊

師古曰且音子闕反

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

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

爲王還擊嬰敗橫軍於瀛下

晉灼曰秦山瀛縣也師古曰音弋咸反補注先謙曰今泰安府萊蕪

縣西北橫入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

四十里在楚漢之間居中自立而

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

東補注陳浩曰案史記作因令曹參云云則破殺田既灌嬰破殺

齊將田吸於千乘師古曰吸音許及反補注先謙曰遂平齊地漢千乘千乘縣今青州府高苑縣北

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彭越爲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

人入海居鵠中

韋昭曰海中山曰鵠師古曰音丁老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北史楊愔避讓東入田橫島史記正義云

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先謙曰唐東海縣在今海州東北元和志小隔山在東海北六十里田橫避漢所居也三面絕壁皆百餘仞惟東南一道略通行人案小隔山今南直海州東高七百二十丈周圍十餘里去岸二十餘里中可居千餘家其上累石爲城謂之田橫固高帝聞之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

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

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

海陽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卽至人馬從者敢

動搖者致族夷

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

迺復使使持節具告曰詔意曰橫來

大者王小者迺侯耳

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補注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

亦不失爲侯詳語意

可知豈爲其徒眾哉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

雒陽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至戶鄉廐置

師古曰戶鄉在儋師城西臣瓚曰案廐置謂置馬呂傳驛者補注周壽昌

曰續志引帝王世紀云尸鄉在偃師縣西三十里春秋時曰尸氏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之師於尸氏即其地也先謙曰

官本師古作應劭是偃師縣屬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

河南郡今河南府偃師縣治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

貴曰賤為本高曰下為基益為謙也老子德經曰

是曰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今漢王為天子而橫適為亡虜北面事

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亭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召欲見

我不過欲壹見我而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開形

容尙未能敗猶可知也補注錢大昭曰國本知作觀遂自剄令客

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補注法調云挽歌者高皇帝召田橫至尸

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高帝曰嗟乎有召起布衣兄弟三人更

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焉師古曰更音工衛反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高帝曰嗟乎有召

王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班以有召二字屬

下讀召字不另作句苟紀嗟乎下省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

有字更下加立為二字豈非作豈不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

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召王者禮葬橫

補注王先慎曰案正義用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召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

遁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

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遂與淮陰無別此臆說也史無削入名字之理兩人姓名

偶同故稱韓王信以別之知幾因表有信都二字妄爲此解不知因司徒說爲申徒因申徒又說爲信都官名本一而音轉字別遂致不同非韓王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爲孽師古曰孽謂庶耳張說非也補注齊召南曰

案唐書宰相世系表韓襄王爲秦所滅少子蟣虱生信先謙曰索隱何休注公羊以爲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最錯云孽子悼惠王是

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

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城君爲韓王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開本作橫陽君成先謙曰官本作君成

是史記司欲召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

師古曰犇古奔字

沛公引兵

擊陽城使張良召韓司徒徇韓地得信召爲韓將將其兵從入武

關沛公爲漢王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

遷也

補注先謙曰二字史記作此左遷也

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蠡東鄉可

呂爭天下

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

語豈史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竦謂引領舉足也蠡

與鋒同鄉讀曰嚮補注周壽昌曰高紀拜韓信爲大將軍問以計

策信對曰云云與此微有詳略韓彭英盧傳並無此語不知師古

何以云然史記韓信說漢王曰云云集解徐廣云韓王信非淮陰

侯信也與此傳同是高紀誤從傳爲長先謙曰高紀及史記漢王

信傳並作及其鋒據鄭注所見本亦作鋒故知蠡是借字

還定三秦迺許王信先拜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

皆就國韓王成呂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爲穰侯文穎曰穰南

曰穰縣屬江夏傳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迺令故籍游吳時

古曰文說是也令鄭昌爲韓王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距漢漢二年信

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補注先謙曰史

記有陽城二字昌降漢迺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

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

漢復已爲

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

師古曰剖分也爲合符而分之補注

先謙曰以潁川爲王都

六年春上已爲信壯武北近鞏雒

師古曰鞏卽今鞏縣補注先謙曰史

記北上有王都六年春上已爲信壯武北近鞏雒

南迫宛葉

師古曰南陽之二縣也宛音於元反

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雒卽雒陽

東有淮陽

補注先謙曰淮陽漢爲國今陳州府

葉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宛今南陽

東有淮陽

補注先謙曰淮陽漢爲國今陳州府

淮寧縣治胡三省云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西包鞏洛接于新安宜陽縣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於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

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

皆天下勁兵處也迺更召太

原郡爲韓國徙信已備胡都晉陽

補注先謙曰晉陽太原縣今太原府太原縣治信上書

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

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

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時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兼有雁門之馬邑先謙案今朔平府朔州治

上許之秋匈奴

冒頓大入國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

有二心

師古曰開私也

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

李奇曰言爲將

軍者必死之意不得爲勇者也。必生非任也。補注：周勃昌曰：專死者，輕生故不爲勇。專生者，惜死故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曰：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

朕所自責於君王。

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自安存。

專死，專生二者皆非朕所望。責其竭智勇以禦敵，不可輕生，亦不宜惜死也。顏注：微隔。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

約共攻漢，曰：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

師古曰：上黨之縣也。穀音丁奚反。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

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

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補注：劉攽曰：下云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則上不當有

與字。周壽昌曰：曼邱姓，臣名。兩人皆白土賈人。見陳稀傳。先立趙

苗裔趙利爲王。

師古曰：六國時趙後。復收信散兵。補注：宋祁曰：景祐本無散字。而與信及

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曰：南

至晉陽。

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補注：先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

追至于離石，復破之。

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補注：先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

追至于離石，復破之。

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補注：先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

煩西北

補注先謙曰樓煩縣今代州崞縣東北

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

追北聞冒頓居代谷

補注先謙曰此主父偃傳所謂匈奴聚於代谷之下也水經漯水注代谷者恆山在其南

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史記作居代上谷正義云今媯州王念孫云代谷去平城近上谷去平城遠漢沮陽爲

上谷郡治卽唐媯州張說誤

上居晉陽使人祝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補注先謙曰平城雁門縣今大同府大同縣東

上白登

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處若丘陵也師古曰

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

猶有壘壁先謙案山西通志漢高祖被圍之白登一在大同府城東七里一在城北百餘里要以城北者爲正今隸陽高縣匈奴

奴騎圍上上遁使人厚遺閼氏

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閼氏說

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戾居七日胡騎稍稍引

去

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重稍字引宋祁曰景祐本有兩稍字案史記亦不重稍字

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

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

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補注先謙曰章衡云李注非

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鄉之說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也沈欽韓云全兵

謂短兵自衛者故可以弩破圍通典兵篇引孫子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周壽昌云言胡全用銳利之兵以殺敵如刀矛戈戟皆是無相解之類以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師古曰傳讀禦弩矢也先謙案沈周說是而加兩矢外鄉者以徐行出國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

漢亦罷兵歸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希補注

曰事詳補注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師古曰代郡之縣補注

縣補注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還信書

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師古曰

目大王所知今王已敗亡走胡補注非有大罪急自

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

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呂城降之此二

罪也今爲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

罪身死亡也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爲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而句踐逼令自

死范蠡卽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

信引之曰自喻者蓋言種不去則見殺蠡逃亡則獲免蠡音禮補

注先謙曰言二人無罪然一死一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

皆不能保其位文義甚明無煩曲說蘇林曰僕音奮孟康曰僕猶寢也言子胥得

胥所已償於吳世也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世也師古曰

僕謂僇仆而倒也音方問反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

師古曰貴僕之

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叢談痿人

日夜願一起盲人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

不忘視蓋本此

奴與太子俱及至顏當城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縣名

爲縣名無生子因名曰顏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顏當及

可取證

嬰率其眾降補注先謙曰據表漢封顏當爲弓高侯表屬營陵

嬰爲襄城侯表屬魏郡

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

補注先謙曰表孫無子國絕嬰孫曰不敬失侯補注先謙曰生計

子失名孫名則孫無子國絕嬰孫曰不敬失侯疾不從耐爲隸臣

積當擊孫嬀鄭氏曰音陶陵之陽師貴幸名顯當世見侯幸傳

古曰鄭音是也音假

貴幸名顯當世見侯幸傳

見侯幸傳

見侯幸傳

嫡弟說

師古曰說

已校尉擊匈奴封龍額侯

師古曰字或作雅補注先謙曰孝武時兒

寬有重罪聚說諫之上

後坐酎金失侯

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仲雜說云漢多以酎金失

感而贊寬見劉向傳

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夷狄而擊羌越卜式上書

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

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酎時使少府省諸

侯所獻金斤兩少者色惡者王削縣侯失國焉蓋緣諸侯之不從

軍武帝忿焉乃設此法故失侯復已待詔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

者百餘人而尊式爲御史大夫復已待詔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

封按道侯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通云龍雒侯名

護按道侯名說列爲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雜作領案說即說形近訛字史記亦云再封爲按道侯與本傳合

師古不加訂正太初中爲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爲光祿勳

掘蠱太子宮爲太子所殺師古曰掘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

將軍死事無論坐者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爲之論坐伏辜者誅皆爲怨枉故上曰母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言韓說掘蠱爲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閤今興雖已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迺復封興弟增爲龍額侯增少爲郎諸曹勿論之所已追寵說也

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

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增

世貴幼爲忠臣

補注周壽昌曰幼爲忠臣語不甚可解功臣表陽

書趙溫傳辟司空曹操子不爲操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遷舉不

實免官時操封武平侯是知功臣列侯得稱忠臣必漢制如此不

然操奏勅人豈自稱爲忠臣耶鮑昱傳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

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案昱父永封關內侯羊續傳續以忠臣子

孫拜郎中案續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爲司隸校尉父爲太常其

先並未以忠節著是世卿之家亦可稱忠臣本書吳芮傳高祖定

著令稱芮爲忠功臣之名忠臣或鑑於此藝文志于長天下事三

忠臣九篇注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疑亦是紀述功臣也

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曰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

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

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龍領侯薨子持弓嗣

補注先謙曰表岑作

共持弓王莽敗迺絕

補注周壽昌曰新莽時尙紹封至東漢始絕也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

師古曰耗滅也言漸少而盡也音呼到反而炎黃

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

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後

秦滅六國而上古遺

烈埽地盡矣

師古曰烈業也

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

爲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

非天庠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

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

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瓚曰秦武王之子方於三代世爲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邾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已爲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終

漢書三十三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漢書三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賈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韓信淮陰人也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今淮安府清河縣東五里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

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小匡篇鄉里長修德進賢名之曰三選罷士無伍壯子達生篇孫休貢於鄉

明見春申君曰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案此戰國以來選舉之法信

以無行故不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師古曰行賈曰常從人寄食補

言沈欽韓曰方其母死無已葬或補注宋祁曰迺行營高燥地令傍可

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更反燥音先老反信從

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南昌

春秋南昌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補注王先謙曰案亭長上

作新昌當有數月二字下文信謂亭長曰公小人

爲德不竟明從食之日久矣若無數月二迺晨炊韓食張晏曰未起而林蘇

中食補注王引之曰方言韓厚也厚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

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韓侯有一漂母

哀之飯信韋昭曰曰水擊絮曰漂師古曰哀憐竟漂數十日信謂

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補注何焯曰博物志云王孫公子皆相

推敬之詞案索隱引劉德云秦末多失國信王孫公子尊之也而

俗人遂以信爲韓王後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補注王念孫曰案此

又韓王後爲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爲有顧史記正

少年上有侮信者補注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

下師古曰眾辱於眾中辱之跨下兩股之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

亦師古曰俛一市皆笑信曰爲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師古

直帶一劍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旌旗之下也梁敗又屬

更無餘資

項羽爲郎中信數曰策干項羽

補注宋祁曰或無此項字

羽弗用漢王入獨

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

李奇曰楚官名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作入漢爲連敖票客史記功

臣表作連敖典客案臨云典客漢表作票客知票本作票功臣表如注連敖楚官左傳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也時劾臣內以連敖起家者尙有柳丘侯戎賜隆慮侯周雍河陵侯郭亭朝陽侯

華奇若煮裏侯革朱則以越連敖入漢知當時不獨漢有此官

坐法當斬其嚙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嚙師古曰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

師古曰曰上不欲就天子乎

補注宋祁曰或無此上字錢大昭曰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子乎天子南監本閩本作天下先謙曰官

本作天下

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

師古曰釋放也置也與語

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曰爲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

補注周壽昌曰至南鄭爲高祖元年夏四月時沛公爲漢

王都南鄭諸將士卒皆思東歸故多道亡

信度何等已數言

師古曰度計量也音大各反

上不我用

卽亡何聞信亡不及曰聞自追之

補注沈欽韓曰許彥周詩話蜀陝間有溪曰韓溪蕭文終追淮

陰處也

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

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

師古曰若故也

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

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已數十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

十數据上文則數十是也

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

國士無雙

師古曰爲國士之奇士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張晏曰無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決

師古曰願思念也

王曰吾亦

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補注宋祁曰或無久字

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

信卽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曰爲將何曰雖爲將信

不留王曰曰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

無禮

師古曰嫚與慢同

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曰去也必欲拜之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爾本必欲上皆

有王字先謙曰官本有王字史記同擇曰棄戒設壇場具禮乃

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曰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

皆驚信曰拜上坐

補注先謙曰官本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

呂敎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師古曰料

曰曰師古曰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也與如也

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反補注師古曰唯應辭音弋

當屬下句讀如本字此類甚多王念孫曰案唯信亦以爲大王弗

如也當作一句讀唯字古多借作唯爲難言非獨大王以爲弗如

弗如也當作一句讀唯字古多借作唯爲難言非獨大王以爲弗如

如也當作一句讀唯字古多借作唯爲難言非獨大王以爲弗如

如也當作一句讀唯字古多借作唯爲難言非獨大王以爲弗如

如也當作一句讀唯字古多借作唯爲難言非獨大王以爲弗如

如也當作一句讀唯字古多借作唯爲難言非獨大王以爲弗如

如也當作一句讀唯字古多借作唯爲難言非獨大王以爲弗如

如也當作一句讀唯字古多借作唯爲難言非獨大王以爲弗如

如也當作一句讀唯字古多借作唯爲難言非獨大王以爲弗如

之難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唯亦讀爲雖文選解嘲正信亦曰

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

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猶咄咄也言羽一咄咄千人皆失氣也晉

意烏晉說是也猝嗟猝嗟歎歎也猝音千忽反補注先謙曰然不

官本考證云史記作暗噤叱咤又言語姁姁史記作噤噤然不

能任屬賢將師古曰屬委此特匹夫之勇也師古曰項王見人恭

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

功當封爵刻印不忍不能予蘇林曰刻音利角之利利與鄰同手

反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

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曰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

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補注齊召南曰案諸侯

皆徙其故王於他處也不然信拜大將在四月諸侯已各就國罷

兵矣烏知後有田榮殺田都

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

怨於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其下強呂威王亦同補注先謙曰史記彊

下奪服字新序善謀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師古曰羽自號西楚霸王故云名爲霸也

故曰其彊易弱師古曰易使弱也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

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曰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曰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補注劉攽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眾亡不難散而敗也先謙曰

索隱引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爲秦將師古曰章邯將司馬欣董翳將

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

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秦父兄怨

此三人痛於骨髓補注先謙曰史記於作入今楚強呂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害師古曰秋豪喻微細之物除秦苛法與民約法

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

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咸知之宋祁新唐書長孫后傳安業向遇妾不以慈戶

知不即用此三字顧炎武謂

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

師古曰今

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

於

是漢王大喜自曰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師古曰部

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補注先謙曰陳倉扶風縣今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

定三秦二年

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

補注王念孫曰

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共擊楚也先謙曰西漢年紀考異云楚方擊齊於城陽齊安得助漢入彭城意齊字後人妄加耳先謙案史記

作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各爲一事未嘗不漢兵

合若擊楚彭城則齊不與是班氏改併史記偶未及檢處

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補注先謙曰史記發作收是也高紀亦云收

信所得

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呂故楚兵不

能西漢之敗卻彭城

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卻退也師音丘略反

塞王欣翟王翳亡漢

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

補注先謙曰齊未嘗與楚和此及史記並衍齊字又史記作欲反漢與楚

和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此班氏刪正

漢王使鄴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鄧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祁曰一

本作大將軍

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反塞臨晉

補注先謙曰蒲坂河東縣今蒲州府永濟縣東南

信迺益爲疑兵

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

陳船欲

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呂木罌缶度軍襲安邑

服虔曰呂木柙罌

曰呂木爲器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虔是也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青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補注

宋祁曰伏越本作復劉敞曰復當作伏周壽昌曰功臣表祝阿侯高邑下注云屬淮陰縣度軍則此役高邑有功或卽其所畫策也

先謙曰陳船者索隱陳列船艘欲渡河也或以爲地名諺臨晉焉

里安邑河東縣今解州夏縣北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

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呂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

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

夏說闕與

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闕與是邑名也在上黨

日紀要闕與城在沁州西北二十里俗曰烏蘇村闕與山在磁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先謙曰上黨無縣臨蓋沾之訛索隱引續

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正義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先謙案御韓之閼與邑也

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

收其精兵詣滎陽曰距楚信耳曰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

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

補注先謙曰井陘常山縣今正定府井陘縣北元和

志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太行入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號稱二

號稱二

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

夏說新喋血閼與

師古曰喋音喋喋血解在文紀

今乃輔曰張耳議欲曰下趙

師古

日言其立計議如此

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

飢色

師古曰言難堪也魏字與饋同

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曰

樵被桑薪樵音在消反補注沈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成列

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

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重

師古曰閒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道作路是史記同

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闕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

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

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願君留

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

補注王念孫曰必不爲二子所禽矣不

與否同言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爲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爲一句而以不必二字連讀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爲必不以陳餘用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爲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爲所禽而

已乎弗思甚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

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已圍城多一倍者戰則可勝補注沈欽

韓曰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先謙曰官本注城作敵是史記戰下衍之字

今韓信兵號數萬

其實不能千里襲我

補注齊召南曰不能斷句言實兵不能數萬也史記作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

已罷極能字屬下句讀先謙曰其實不能語仍不了當以其實不爲句能千里襲我爲何不卽否字其實否者謂無數萬之多也信

兵號二十萬餘言不過數千似非情理故班固正之能讀爲乃非才能之能能乃聲近義通此王念孫說詳見經傳釋詞亦已

罷矣

師古曰罷讀曰疲

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呂距之諸侯謂吾怯

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

師古曰閒人微伺之也

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

師古曰舍息也

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

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

人持一赤幟

師古曰幟旌旗之屬也音式志

反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

如福曰草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曰

文革蔽也從艸卑聲

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

師古曰

汝也令其裨將傳餐

服虔曰立騎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師古曰餐古飡字音干

安反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驕作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應曰諾

孟康音撫不精明也劉德曰音撫師古曰劉音是也音文府反補注

洪願趙曰噤與撫同三蒼撫怪愕之詞先謙曰官本注撫作撫信

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日行音恐吾阻險而還

補注劉奉世曰前行當屬下句言我若前

胡郎反行如字王念孫曰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

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曰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

阻險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所謂前行也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

前行屬上句

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

補注沈欽韓曰與地廣記真定府井陘縣有綿蔓水

韓信攻趙背水爲陳卽此尉繚子天官篇背水陳爲絕地向阪陳爲廢軍陳餘知兵法故趙軍笑其陳也先謙曰縣蔓水自太原之上艾縣流入井陘信背是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

水立營今所謂桃河者也

行出井陘口師古曰聲鼓而行

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

旗走水上軍

師古曰走趣也音奏

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

補注劉奉世曰復疾戰三字衍

文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補

注宋祁曰逐信張耳信張耳已入水上軍疑有二張字先謙曰上言張耳矣此不必有二張字宋說非

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卽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

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曰漢爲皆

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

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師古曰泚音祗又音丁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水經注泚水卽井陘山

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屬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

還陳餘壘又東注綿蔓水

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

對而師事之

師古曰鄉皆讀曰鄉補注周壽昌曰漢初禮以東鄉

也周勃傳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尊陵母

鄉坐賁之勃自尊也皆此類請校劾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

營也劾致也謂各致其所獲補注沈欽韓曰劾當作效曲禮效

馬效羊注效孺呈見先謙曰官本作効史記同此形近誤字

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補注沈欽韓曰杜牧注孫子

丘陵淮南兵略篇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

先注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

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曰勝此何術也信曰此

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

師古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

亡地而後存乎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兵法深入則危危則士自修

亡者爲死地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歐市人而戰之也

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歐與駢同也忽入市廛而歐取其人令戰

言非素所練習補注宋祁曰新本注文同也無也字沈欽韓曰呂

覽簡選篇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馮定

遠云信所將非素所拊循兵不爲用與歐市人同耳戰國之後民

習兵諸將權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眞市人也故背水而陣

得以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烏能與之殊死戰乎不可

不察也王先慎曰經史記作此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卽

則經非指兵法言

顏說無据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卽

予生地皆走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今謂爲卽史漢多有紀略言非

置死地使自爲戰卽予生地則皆走耳今下再加卽字則語不可

通此蓋後人旁注卽字以釋今義傳寫者不知而併入正文也

寘尙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

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

師古曰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

大夫不可曰圖存

師古曰圖謀也敗軍之將不可曰語勇若臣者何足曰

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

師古曰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爲大夫穆公用其言曰百里奚

取霸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仕作事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

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

亦有一得

補注王先慎曰亦當作必晏子雜篇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史記亦作必明亦爲必之誤

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故恐臣計未足用

師古曰顧念也補注先謙曰据顏往故恐

之故當作願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
官本不誤
補注王先慎曰史記故作

夫一日而失之軍敗郿下李奇曰郿音羹雁之雁常山縣也光武

趙州柏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

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眾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餼食

傾耳以待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餼與餼字同倫苟且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禽作命是史記同靡衣餼食所見與顏注本異然而眾勞

卒罷師古曰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勸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

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

單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破補注宋祁曰齊必距境而曰自彊二國相

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曰爲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

師古曰由從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

言當從何計也牛酒日至曰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然後發一乘之

使奉咫尺之書

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短咫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呂使燕下

呂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

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

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

補注周壽昌曰廣武君自此遂不知

所終通志姓氏略左車氏爲廣武君李左車之後是廣武有子孫

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

漢因請立張耳王趙曰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

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

漢王出南之宛葉

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

得九江王布入成

舉楚復急圍之四年

補注王先慎曰二字衍高紀出成舉奪張韓軍並在三年非四年史記四年二字作六月

上文不書

漢王出成舉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奪其印符

師古曰就其臥處

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

補注

宋祁曰學官景德本作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補注錢

兩人軍印浙本無印字前爲左丞相位替何下今爲相國位何上周壽昌曰此說誤漢左

右丞相設於孝惠高皇后時前左丞相虛稱也樊噲亦爲之相國

設於高祖十一年此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信引兵

拜信爲趙相國也未嘗見發者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

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補注先謙曰官襲歷下軍至臨菑

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本波作度字同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

且將號稱二十萬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救齊齊王龍且并軍

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寇戰鋒不可

當也補注宋祁曰一本戰字上有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

日近其室家懷顧望也補注沈欽韓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

日九地篇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

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

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

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

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

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

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

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

師古曰濰音維濰水出琅邪北箕縣

東北經臺昌入海卽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箕作經引朱祁曰注文經縣當作箕縣沈欽韓云元和志濰水在

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明志膠州高密縣西有濰水方輿紀要今縣西五里有韓信溝相傳亦信所鑿信乃夜令人

爲萬餘囊沙呂壅水上流

補注先謙曰官本沙上有盛字是史記作滿盛沙引兵半度擊

龍且

補注宋祁曰舊本半字下有夜字去雷兩意俱通陽不勝還

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度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

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

反覆之國南邊荒

師古曰邊近也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不爲

假王呂填之其數不定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呂安之臣請自立

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

張晏曰發信使者所書書

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

師古曰乃欲自立而汝也

爲王張敖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宜能禁信

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曰假爲遣張敖立信爲齊王

徵其兵使擊楚楚曰亡龍且

補注宋祁曰以疑作已周壽昌曰以字通本書尤多在讀者自知之不

必改亦不勝改卽作以本字文義

項王恐使肝台人武涉往說信亦通謂楚因亡龍且而項王恐也

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

謂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師古曰數音山角反

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

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曰爲與漢王爲金石交

師古曰謂金石者取其堅

固然終爲漢王所禽矣足下所曰得須臾至今者曰項王在

補注

孫曰此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言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死者以項王尚存也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少須臾卽少從容亦延年之意

故武王傳奉天期今不得須臾張晏項王卽亡次取足下何不

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曰擊楚且爲

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

戰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戰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

印數萬之眾補注宋祁曰浙木數萬字上有御解衣衣我推食食

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飢也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

之不祥補注先謙曰史記有雖死不易四字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

權在於信深說曰三分天下之計補注宋祁曰景祐本越本無之計字作鼎足而王錢大昭曰開

本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曰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

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

徙信爲楚王都下邳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今徐州府邳州東三里高紀張良請從陳以東傳海與信信家

在楚此其意欲得故邑正義云謂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信信又先有故齊舊地先謙

竊徙信王楚所以資前言而齊地遂爲郡縣矣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

長錢百

師古曰曰曰恥辱之

曰公小人爲德不竟

師古曰言晨炊尊食

召辱已少年令

出跨下者曰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重不能死

死之無名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兩死字皆作殺殺者專就少年言死者兼己身言也

故忍而就此

師古

曰就成也

項王亡將鍾離昧

師古曰昧音莫曷反補注周壽昌曰陳平傳稱昧爲項王侍臣以

今日之功

蓋楚重將

家在伊廬

劉德曰今中廬縣也師古曰韋昭

金首關之昧

皆作昧

先謙曰

官本昧皆作昧志東海府縣有伊廬鄉元和

志鍾離昧

城在府山縣南百里

昧所築

蓋卽昧家所在之伊廬鄉

矣今隸

素與信善

項王敗昧亡

歸信

漢怨昧間在楚

詔楚捕之信

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有變告信欲反

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

非常書聞

師古曰聞於天子

上患之用陳平謀僞游於雲夢者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欲謁上恐見

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欲謁上恐見

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曰

不擊取楚曰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

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

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

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補注沈欽韓曰

文子上德篇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韓非內儲下以爲太宰詬遺大夫種書上通曾以風韓信故信云果若人言也師古引黃石公三略非也

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曰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

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王字案六年游雲

稱疾不朝從

師古曰朝朝

夢時高祖已卽帝位不容更稱王也

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反補注宋祁曰當作牛向反

羞與絳

灌等列營過樊將軍噲噲趙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

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師古曰言俱爲列侯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

師古

曰從音千容反補注先

諫曰官本注在有差下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

補注先諫曰史記辦

作善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稀爲代

相監邊辭信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稀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此當得其實據史記稀傳亦未嘗爲鉅鹿守也信

挈其手

師古曰挈謂執提之

與步於庭數而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

與子有言稀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

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

補注周壽昌曰稀此時無反意信因其來辭突教之

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

補注周壽昌曰稀此時無反意信因其來辭突教之

反不懼稀之言於上乎此等情事不合所謂微辭也

陳稀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

稀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

補注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稀字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有稀

字周壽昌曰病與稱病情事絕異觀下相國給陰使人之稀所而信語則信病非假稱也史記亦云信病無稱字

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稀

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補注劉奉世曰案功臣表告信反者舍

人樂說也宋祁曰功臣侯表云慎陽樂說爲淮陰侯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齊召南曰劉據表以正晉誤是也本書作樂說史表作樂說樂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形近未知孰是

恐其黨不亂

師古曰黨音他則反補注錢大昭曰亂南監本閩本作就先謙曰官本作就是史記同

乃與蕭

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稀已死

補注先謙曰官本死作破

羣臣皆賀相國

給信曰雖病強入賀

師古曰給詐也

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

室

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補注周壽昌曰紀表俱作十一年誅信此從十年稀反後敘入未加分折也

信方斬曰

吾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

稀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之字引問曰信宋祁曰景祐本哀下有之字

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

自說釋弗誅

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補注劉敞曰釋解爲解也猶云解說也先謙曰自說卽是自解不當復

顏是劉非

語在通傳

補注宋祁曰斬本無此四字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

補注先謙曰昌邑山陽縣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常漁鉅野澤中

爲盜

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卽今鄆州鉅野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中作縣是鉅野山陽縣今曹州府鉅野縣南

陳勝

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

師古

日兩龍謂秦與陳勝

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長越謝

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

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召爲長今期而多

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

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下教反

皆笑

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

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

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

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人無所屬齊

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曰擊楚

補注劉氏曰田

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先謙曰劉說是也事見高紀

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

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

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

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

鄭氏曰豹真魏後也

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

定梁地

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爲此事補注何焯曰擅將兵者雖拜越爲魏相國不使受魏豹節度得自主兵也

漢王

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

年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

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

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

補注先謙曰穀城卽穀成河南縣今河南

府洛陽縣西北

項王南走陽夏

師古曰走並音奏夏音攻雅反補注先謙曰此鴻溝分地後項王西歸也

越復

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

并力擊楚

補注劉攽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先謙曰劉說是也史記亦誤

越曰魏地初

定尙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

補注錢大昭曰固陵上當有脫字漢

王之敗敗於陽夏南非固陵也其與留侯計議合信越并力擊楚乃在壁固陵之時見於本紀及張良傳此固陵上當有壁字先謙曰高紀明言擊楚至固陵楚大破之錢說謬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

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曰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亡

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

師古曰蚤古早字

今取睢陽呂北至穀城

皆許呂王彭越

補注先謙曰正義從宋州以北至鄆州以西曹漢汴滑並與越

又言所呂許韓信

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陔

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

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

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

師古曰讓責也

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

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卽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

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

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自同非也臣瓚曰扈輒勸越

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請論如法上赦呂爲庶人徙蜀青衣穎

具也師古曰瑣說是也請論如法上赦呂爲庶人徙蜀青衣穎

曰青衣縣名補注先謙曰青衣蜀郡縣今雅州府雅安縣北沈欽

韓云與地廣記嘉州龍游縣乃漢南安縣故地非青衣漢嘉本土

也唐顏師古注彭越傳杜佑述通典嘉州事皆以龍游爲青衣蓋

失之矣入補注今檢各本此處皆無師古注則刊本有脫落

也先謙案集解引瑣注云今漢嘉是也索隱西至鄭華州鄭縣是

今爲臨邛瑣說是廣記蓋指此而誤爲顏說西至鄭華州鄭縣是

也補注先謙曰京兆遂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爲呂

后泣涕自言一無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

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

奏案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廷尉王恬闕遂夷越宗族補注宋祁曰宗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補注先姓英氏少時客

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

乎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補注王念孫曰幾讀爲豈

乎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集解引徐

立爲上將軍使布先涉河

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

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

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

屬楚者呂布數呂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

擊阮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

師古曰間道微道也

遂得入至咸陽布爲前鋒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常爲軍鋒索隱案漢

書作楚軍前鋒簿者由簿也所見與顏注本異

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尊懷王

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叛

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

補注齊召南曰案敘此事於追殺義帝之後與史記

合是也乃項羽傳敘於追殺義帝之前蓋誤

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

師古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

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

師古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

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

師古曰多欲親用之呂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

欲親用之呂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

前漢三十四

夫

至成

師古曰卽今宋州虞城縣是也補注劉歆曰上文云漢之敗

後殊參差云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彭城不利出梁案隨何說前

矣安得復言雷項王於齊及隨何自明已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

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實說項王

代齊召兵擊布漢王度得布共伐齊西方有變必雷布而刊自

至故欲使人說布叛楚布叛楚則項王必自終齊事故必數月雷

而漢可取天下矣及隨何說布歸漢漢果得以入彭城也然則說

辭差錯或楚漢初記事者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無誤耳又檢高

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漢與楚相持榮陽矣此傳文

云項王雷而攻下邑非事理也及隨何說詞亦自不倫疑漢之辯

士寓言如此非本語也先謙曰案下文雷項王於齊數月高紀改

爲項王必雷擊之得雷數月班氏亦知史記之不合也此傳全用

史記故未改其文劉氏疑爲寓言過矣上文漢之敗楚彭城是實

事此言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乃追溯之詞非謂謂左右曰如

兩次會戰也虞梁國縣今歸德府成城縣西南三里

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

曰孰能爲我使淮南師古曰使之發兵背楚雷項王於齊數月我

之取天下可曰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

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補注先謙曰通鑑胡三日不

注此非陶官之太宰也漢奉常屬官有太宰

三日不

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曰楚爲彊曰漢爲弱此臣

之所爲使

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爲來欲言之

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

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

師古曰質鍵也言伏於鍵上而

斧斬之鍵音竹林反

曰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適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

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

人北鄉而臣事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此時布受楚封爲九江王也淮南王史臣追稱之

先謙曰官本注次作以

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

曰楚爲彊可曰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

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梓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在曰爲士卒先下

曰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

師古曰悉盡也身自將爲

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曰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

夫漢王戰於彭城

補注先謙曰此謂漢王率五諸侯擊楚時項王雖不在彭城其守者與漢王戰也

項王

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

師古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

之爲補注宋祁曰彭城字下當更有城字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

孰勝師古曰斂手曰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補注宋祁曰觀其字下當有勢字夫託國於人者固

若是乎大王提空名曰鄉楚師古曰提舉也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

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曰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

曰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若言被也曰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

王特曰戰勝自彊補注先謙曰史記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舉滎陽特作恃無以字

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楚人還兵開曰梁地服虔曰梁

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開音居覓反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引從齊還當經梁地入九百里乃得引地也

補注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引深入欲戰則不得

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舉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

疲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

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

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或之

補注錢大昭曰或古惑字或之者疑之也

臣非曰淮南

之兵足曰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

天下可曰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

王

補注先謙曰史記分作封是

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

補注宋祁曰南本新本淮南字下更有淮南二

字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

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

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

方急責布發兵隨

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曰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

說布曰事已構

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

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

走漢并力

師古曰走音奏次下亦同

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

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

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補注先謙曰下邑梁國縣今徐州府碭山縣

東據高紀是時周呂侯將兵居下邑

數月

補注劉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文雖待上文留項王於齊數月然事理全在下

邑又非齊地先謙曰數月字屬上是也劉於非龍且攻淮南破布

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閉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

踞牀洗

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

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

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師古曰高祖曰布先久爲王恐其意自尊大故

饒其禮令布折服呂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於是乃使人

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

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秋

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

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陳

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破項籍死上置酒對眾折隨何曰腐儒

師古曰腐者爛敗也爲天下安用腐儒哉

師古曰高祖意欲與隨何恐言無所堪任爲天下安用腐儒哉

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五萬人騎五千能曰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

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

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

乃曰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

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補注王先慎曰史記作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之當從史記

陳卽會諸侯執韓信之歲本書六年是也朝雒陽至淮南王從卽此事明

高紀八年三月行如雒陽九月行自雒陽七爲入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

王彭越補注王念孫曰高紀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

爲不類史記作夏亦誤也夏漢誅梁王彭越當作漢復誅梁王彭

越復者承上之詞蓋布見淮陰侯誅而心恐復見彭越之事遂

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爲夏又倒盛其醢曰徧賜諸

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曰爲醢卽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

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卽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

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

師古曰賁音肥姓賁名赫

赫乃厚餽遺從姬飲

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王怒曰女安從知

之師古曰安從何由者也

具道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具說

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

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

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

上召其書語蕭

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

師古曰不應有反謀恐仇怨妄誣之

師古曰怨音於元反

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

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補注宋祁曰微或作微舊本及李本並作微今改作

微景德本無王字

布見赫召罪亾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

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召爲將軍

補注宋祁曰漸木上字下

更有

召諸侯補注先謙曰官本侯作將是

問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阮豎子

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召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

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

張晏曰疏分也

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

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

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

三人皆同

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

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

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

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

補注曰正義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閶闔城也西取楚

補注曰正義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

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

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

取吳西取下蔡

補注曰先謙曰下蔡沛郡縣今鳳陽府壽州北

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師古曰是重

輜重也音直用反

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

師古曰是

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

師古曰胡何也補注

先謙曰史記上下有

是

中字

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

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

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將獨

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度也音初

委反補注劉攽曰上曰善案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盡如薛言

布取荆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

如薛公所揣今未見揣者疑薛公本亦揣知布意上厭兵不來先

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此亦辯士寓言非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故

云歸東擊荆王劉賈走死富陵謙曰今泗州盱眙縣東北六十

里盡劫其兵度淮擊楚發兵與戰徐僮問補注先謙曰徐僮並

臨淮縣徐在今泗州盱眙縣東北爲三軍欲已相救爲奇一處分而爲

三欲互相救出奇兵補注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

先謙曰官本注兵作諸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迷

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散補注周壽昌曰孫子九地篇云用兵

之法有散地又云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又云是故散地則無

戰此卽所引之兵法也爲散地他國地勢皆生不知所往今別爲三

此卽頡注所本也蓋凡戰於他國地勢皆生不知所往今別爲三

故多聚而戰自戰其地各戀其鄉國志不堅故爲散地今別爲三

彼敗吾一

補注先謙曰史記一下有軍字

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

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過靳西會翬

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翬音大

高帝紀作會周壽昌曰翬史記作甄一作甄靳之鄉名音與布此同先謙曰官本作翬是過史記作過是官本同此形近致誤

兵精甚上乃壁庸城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

相望見險謂布何苦而反

師古曰險讀曰逆補注錢大昭曰險即

下不險顏注險與踰同陳湯傳橫厲烏孫踰布曰欲爲帝耳上怒

集都賴顏注踰讀曰逆是險踰遙字並通用

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五十四引楚

爵爲千乘東南盡曰所出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

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芮之孫同也師古曰據表

芮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

晉說尙有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十二字師古刪之而據

爲己僞與俱亡走越

師古曰僞謂詐爲此計

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

茲鄉師古曰鄉陽縣之鄉也鄭音口亮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

據史漢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則茲鄉當在番陽界寰宇記

歷陽縣在鄱陽縣西北百二十里正義英布家
在饒州鄱陽縣百五十二里十三步續齊書曰案功臣表中年侯單右車

爲列侯將率封者六人補注齊召南曰案功臣表中年侯單右車

相侯洽耳高陵侯王虞人並以擊
布功封與期思侯黃赫凡七侯也

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親父

高祖父太及生男高祖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縮

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補注宋祁曰漸本嘉作喜

史記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避宅

縮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補注先及高祖

初起沛縮曰客從入漢爲將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從入漢中

曰從入漢卽從入漢中非有脫文也功臣表曹參以中涓從起沛

以將軍入漢蓋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以舍人起沛從以郎入漢

皆其常侍中從東擊項籍曰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

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已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者封爲長

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

李

曰共敖子也師古曰共前日襲

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

七人上欲王綰爲羣臣缺望

師古曰缺謂相缺也望怨望也缺音決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相字下有

又字姚鼐曰師古語殊不明余謂缺卽缺少之意故孫寶傳傳太
后言撻缺以揚我惡是撻其缺失義此缺音決而舊作漢書音有
或讀邱瑞反而解爲觀望之義故蔚宗李通傳論云以缺一切之
功此音義乃顏監所不取又案說文無缺字依顏義卽缺字之異
體依舊義則欠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
部欲字之異體

曰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

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

年曰陳稀事見疑而敗稀者宛句人也

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涿陰宛音於元反句

音勛補注先謙曰宛句今曹州府荷澤縣西
南史傳贊稱稀梁人則宛句六國時屬梁

不知始所曰得從及

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稀曰郎中封爲列侯曰趙相國將

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

補注劉奉世曰不知始所以得從案功臣表自著稀起及以破臧荼封陽夏侯當是

傳誤爾又曰以趙相國趙字當作代吳仁傑曰淮陰侯傳稀爲代相監邊高紀稀以代相國反此云趙相國其文異者蓋七年代王喜棄國歸立如意爲代王以愛子留長安是歲稀爲代相九年徙如意王趙而稀就遷趙相國則稀爲代相在七年爲趙相國在九年歲月可攷蓋未嘗爲代相國也功臣侯表亦載稀以趙相國反而紀於十年九月書稀反時爲代相國北紀載也漢紀承誤作代相尤非至通鑑但書稀爲相國而不著其爲趙若代疑偶脫一字方稀爲趙相國而周昌於時又爲趙相者案漢初諸侯王有丞相有相國昌爲丞相行相事而稀自爲相國守邊時代未有王不應置相故稀以趙相國非將趙代兵先謙曰史無九年稀爲趙相國明文亦無周昌爲丞相行相事之宋人以臆見說經史其謬每如此据高紀帝言代地吾所急故封稀爲列侯以相國守代是稀爲代相國明矣又云代地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故稀爲代相國並監趙代邊及稀反周昌以趙相相如意之國別封文帝爲代王趙代始分稀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及將守邊招合觀紀傳自知師古曰因休告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稀所已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己禮之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稀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稀客居代者諸爲不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

臣所

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補注先謙曰後漢人爲其麾下受漢購賞皆生得見史記補傳

漢十年秋太上

皇崩上因是召猗猗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

上聞乃赦吏民爲猗所誑誤劫略者上自擊猗破之語在高紀初

上如邯鄲擊猗

師古曰如往也

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猗使王黃求救匈奴

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猗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

亡在胡見勝曰公所曰重於燕者曰習胡事也燕所曰久存者曰

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猗等猗等已盡次亦至

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猗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

王燕卽有漢急可曰安國勝曰爲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

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曰爲者綰寤乃詐論他人曰

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

師古曰閒音居覓反

而陰使范齊之猗所欲令久

連兵毋決

音灼曰使猗久亡昨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曰漸本注文久字下有亡字先謙案宋所見本蓋無亡字今官

本有亡字與宋說不合史記亦有亡字集解引晉漢既斬猗其裨

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猗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

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主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闕匿

師古曰闕間也間其蹤跡藏匿其人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

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

后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呂后婦人專欲呂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稱病

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

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擊

綰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瘳自入謝

師古曰瘳與愈同高祖崩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呂爲東胡盧王爲

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

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

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

爲欲置

酒見之高后竟崩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它人呂東胡王降

如淳曰爲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丸也補注齊召南曰它人史記及本書表作它之則人字誤也又此及史記並云綰孫而本書

及史表並云綰封爲惡谷侯補注齊召南曰惡谷史記及本書表

子必有一誤作惡谷侯補注齊召南曰惡谷史記及本書表

古字通易繫辭而不可惡也釋文荀爽本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作亞書大傳鐘鼓惡注惡當作亞亞次也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補注甚得江湖閒民心

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

皆類此因率越人舉兵已應諸侯沛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梅鋗師古

曰銷音呼玄反補注與偕攻析酈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酈音

先謙曰官本玄作懸與偕攻析酈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酈音

顏謂屬南陽誤也今南陽府內鄉縣東北降之及項羽相王師古曰自

縣西北鄉南陽縣今內鄉縣東北降之及項羽相王師古曰自

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

謙曰邾江夏縣今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項籍死上已

黃州府黃岡縣治補注先謙曰長沙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補注先謙曰長沙

野一年薨諡曰文王

補注先諱曰湘水注臨湘縣有吳芮家廣路

治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家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

衣服並如故吳平後孫發家人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

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懼然曰是先子成王臣嗣

祖也自芮卒至家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

葬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

師古曰共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

本差作羌考證云案異姓諸侯王表

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鄧展曰漢約非

其王右作共王若靖王羌作靖王產

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曰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賢

文或說是也補注劉奉世曰其定著令于謂兼用鄧二說乃著令

之意也贊文以謂忠而得王故著于令爾徒忠無它事何以著令

郭劉攽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此其一說沈

士地之類也功臣表陸量侯須無令長受令長沙王此其一說沈

欽韓曰此蓋當時因韓彭等反逆著爲條約以戒飭王侯而稱長

沙之忠也先諱曰芮從王後一年薨此自高祖賢芮而著令耳王

莽傳張棟爲陳崇奏云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

沙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益盧縮反後高祖刑白馬至

而盟此令當在其時以賢芮故使其後人得嗣王也諸說未暇至

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

補注齊召南曰傳國數世絕

更侯沈陵侯是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

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呂詐力成功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

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

於滅亡張耳呂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

號五世呂無嗣絕慶流支庶有呂矣夫

師古曰呂其不用詐力也

著于甲令而

稱忠也

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終

漢書三十四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荆王劉賈

補注錢大昕曰宗室王例不書姓劉賈劉澤獨書姓衍文

高帝從父兄也

師古曰父之兄弟之

子爲從父兄弟也

言本同祖從父而別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此云從父兄又史記劉澤諸劉遠屬此云從

祖昆弟皆班氏補史記之缺略也

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爲將軍定

塞地

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

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

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

師古曰卽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

入楚地燒其積聚

師古曰倉庫芻粟之屬

曰破其業無已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賈輒壁不肯與戰是堅守壁壘意此作避是避其鋒也王念孫曰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

與戰也吳王演傳條侯壁不肯戰是其譴後書耿弇傳注壁謂築

不肯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恃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

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間謂私求開

孫曰後書鄧禹傳注間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項羽紀沛公道蒯

也顏注於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陔下誅項籍漢

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虛綰西南擊臨江王其尉師古曰其

日龔尉死呂臨江爲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

欲王同姓呂填天下師古曰填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

弟可曰爲王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下有立弟交爲楚王子羣臣皆

曰立劉賈爲荆王王淮東補注先謙曰時分韓信地爲二國楚王

高紀作東陽郡鄒郡吳郡五十三縣吳王濞傳云王三郡立六年

而淮南王黥布反補注先謙曰賈以高帝六年正月立十一年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

走富陵

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郡補注先謙曰今泗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

爲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

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楚漢春秋田子春說

張應云劉澤宗家也言宗家似疏遠先謙案班補史闕當別有見楚漢春秋非陸賈元書不足據證高祖三年澤爲

郎中十一年呂將軍擊陳稀將王黃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得王黃是樊噲傳云虜大將王黃

而史記陳稀傳王黃以實購得之情事可互證封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

字子春補注先謙曰游乏資呂盡奸澤服虔曰呂計盡干之文穎官本注在游乏資下

其爲計策欲呂求王服說是也張音獲補注王先慎曰史記奸作干掘服注所見本亦作干本書奸干通用澤大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

師古曰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卽

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爲友也文穎曰不復與汝

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

幸大謁者張卿

如淳曰奄人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泐本並作張澤卿澤或作釋卿案周勃傳宦者令張釋論告顏注

日荆燕吳傳云張澤今此作釋未知孰是然則此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齊召南

日案此書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作張釋與史記呂后紀同而每遇澤釋字與互異加張良傳建成侯呂澤實是呂釋之此宦者張卿名釋名澤充難懸定也先謙曰釋澤古字通用卿蓋美稱下文田生亦屢稱卿蓋若魯扶卿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

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補注則壽昌曰顏謂田生令子請之故云然然觀下張卿往見田生屏人與語是仍以田生爲主親脩具者不似手廡僕若魏其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補注先迎田蚡夫妻治具是也張卿驚酒酣酒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置猶供具也史記張卿驚酒酣酒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作盛帷帳其具

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

補注先謙曰索隱此一切猶一例同時非如他一切訓權時也今呂氏雅

故本推穀高帝就天下

如清曰呂公知高祖貴呂女妻之推穀使爲長者也師古曰謂翼戴崇獎呂成帝業

若車之行助推其穀故得引重而致遠也補注先謙曰雅常功至也故舊也猶言平昔指諸呂平昔本助成帝業非謂呂公

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

師古曰言年老諸呂弱太后欲立呂

產爲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

師古曰重難發其事補注先謙曰呂后駁文當作太后官本不誤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呂聞太后

師古曰風諷也

謝其下亦同

太后必喜諸呂呂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

爲內臣不急發恐過及身矣

補注先謙曰官本過作禍是史記作禍

張卿大然之乃

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

張卿千金

師古曰千斤之金補注先謙曰恩澤表封建陵侯

張卿呂其半進田生田生弗

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

將軍

補注先謙曰史記諸劉下少長字當依此訂大將軍者侈言之非澤本立此號也

獨此尙缺望

師古曰缺

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

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爲營陵侯妻

補注先謙曰官本須作額

故遂立

營陵侯澤爲琅邪王

補注劉歆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年立劉澤與此傳不同說在高紀

琅邪王

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畱

師古曰田生勸之

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卽

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

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

西界遂跳驅至長安

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

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

計事齊王呂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

補注宋鄭曰新本注文給字下有說字一本給作詭齊召南曰案

顏注是琅邪王本無意於誅諸呂特見詐於齊王其後又因敗以

爲功耳是以逆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其立代王是爲

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爲燕王而復呂琅邪歸齊

李奇曰本齊地復與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

補注宋鄭曰十六年史記年表漢表皆同錢大昭曰自文三子定國嗣定國與

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

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

如清曰定國自欲有所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

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爲郢人等所告也補注先謙

曰顧炎武云地理志肥如白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紀元朔元年

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諸國自

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之屬於燕必在

元朔以前未析遼郡之時也先謙案肥如故城在今永平府盧龍

縣北三十里肥如令鄧人卽定國所定國使謁者呂宅法劾捕格

欲誅殺之臣顏謂別欲誅其臣亦非殺鄧人滅口至元朔中鄧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補注先謙曰主父偃

亦發定國陰事見偃傳下公卿皆議曰補注先謙曰皆字當在議下誤例定國禽獸行亂人

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補注宋祁曰

作二十四年周壽昌曰表作二十四年錢大昭曰哀帝時繼絕世

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爲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

第一爵歸生名也補注錢大昭曰歸生爲侯表失載更始中爲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聖公

曰官本注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爲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

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爲合陽侯補注先謙曰自歸天

子爲句言歸命於天子也不忍致法上當更有天子二字語子濞

意方足史記重天子二字是也此奪文合陽馮翊縣說詳志封爲沛侯補注先謙曰沛沛郡縣三國時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

所謂小沛也今徐州沛縣東

之潯年二十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氣力三字

曰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

所殺無後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所字引宋

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

王填之

師古曰悍勇也填音竹刀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錢康

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

誤後人妄增之齊召南云吳會稽言吳之都會也胡三省通鑑辨

誤已嘗論之先謙案高紀灌嬰傳功臣表周聚下皆言吳郡是楚

漢間嘗分秦會稽郡爲吳郡景帝後併合之吳會稽自當時語耳

顧齊說諸子少師古曰乃立潯於沛爲吳王師古曰行至沛王三

皆非也

郡五十三城補注宋祁曰故東陽郡已拜受印高祖召潯相之曰

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

事臣下皆知之故不改補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循之也一曰漢

迭先謙曰史記作心獨悔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潯頓首曰

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

豫章郡銅山

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補注

縣卽丹陽郡也志有銅官沈欽韓曰寰宇記大銅山在揚州江都

縣西七十二里吳王濞卽山鑄錢處小銅山在建安軍永貞縣西

北八十里案永貞卽今儀徵縣攷縣志銅山卽招致天下亡命者

今並在儀徵界又池州府銅陵縣有銅官山

盜鑄錢

補注先謙曰史記盜作益

東煮海水爲鹽曰故無賦國用饒足

如淳曰鑄錢煮

海收其利曰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補注先謙曰正義云吳國民

何得無賦如說非也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先謙案下文明

言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如說是張說非耳史記淮南王安傳伍被

言吳王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

衆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

注補

錢大昕曰吳之師傅當是吳人而史稱楚者戰國時吳越地皆併

於楚漢初承項羽之後吳會稽皆羽故地故上文云上患吳會稽

輕悍此云楚人輕悍吳楚異名其實一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

也朱買臣吳人而史稱楚士與此傳同

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

於是遣其喪歸葬吳

吳王愠

師古曰愠怒也音於問反

曰天下一宗

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爲一家

死長安卽葬長

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

不朝京師知其已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

恐所謀滋甚

師古曰

及後使人爲秋請

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不自行也使人代己致請禮師

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材姓反

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

淵中魚不祥

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補注沈欽韓

祥智料隱匿者有殃韓非說林上

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責

補注先謙曰

急

補注先謙曰官本反

愈益閉

補注先謙曰

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唯上與更始

師古曰言教

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

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已銅鹽故百姓無賦

卒踐更輒予平賈

服虔曰曰當爲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

隨時月與平賈也

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爲卒者官爲出錢贖其時

庸平賈也師古曰

賈讀曰價謂庸直也補注宋祁曰謂

卒踐更皆得庸直也

滿漁志蘇林注曰平賈以錢取人

作卒贖其時庸之平賈如舊曰律說平賈有得錢二千歲時存問

茂材賞賜閭里

師古曰茂美也茂材宅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

其禁不與

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補注周壽昌曰頌

注訟公也木嘗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鞠繫者訟繫之注謂寬容之不枉桎也蓋頌亦謂容並從容音史記魯仲連傳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注從

頌卽從容此言公容隱之禁不與也

使其眾補注先謀曰史記作四十餘年正義云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

如此者三十餘年呂故能

爲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

師古曰橫音千容反數上書

說之文帝寬不忍罰曰此吳王日益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景帝卽位錯

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

師古曰孽亦庶也補注錢大昕曰高紀封齊王七十三縣此云七十

二或彼文誤也先謙曰史記滌傳作七十餘城齊王世家作七十城蓋舉大數

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

補注

錢大昕曰楚元王傳及高紀俱云王三十六縣此云四十城恐誤先謙曰史記作四十餘城

兄子王吳五十餘

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

補注宋祁

日一本無稱字

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

迺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

師古曰公謂鹽然爲之也卽就也

誘天下亡人

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

遲禍大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

太后服私姦服舍

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舍爲姦非宮中也服舍居喪之次至室之屬

也

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

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句

及前二年趙

王有罪削其常山郡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河間郡

膠西王卬已賣爵事有姦削

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

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

補注先謙曰諸侯史記作諸齊

謂膠東濟北之屬

於是廼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

補注先謙曰口說者史記言無

文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

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其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呂敎之高曰今者主上任

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

師古曰更改也

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

重

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重作善義異

日已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

師古曰猪古豕字地用舌食也蓋曰犬爲喻也言初地穠遂至食米也地音食爾反補注齊召南曰索隱言猪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滅國也顏注迂曲不如索隱說王先慎曰說文猪下云犬食也湯下云以舌取食也或作地顏以猪爲地非猪糠盡則米見語出流俗不妨以大爲喻小司馬釋應高本意義得並存齊駁亦非也史記猪作豨荀子強國篇伏而听天注听與豨同然豨听皆說文所無

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吳王

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

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

常患見疑

無已自白

師古曰白明也

脅肩索足猶懼不見釋

師古曰脅音也謂欽之也象古累字也累足重

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

竊問大王曰何事有過

補注先謙曰過責也

所聞諸侯削地

罪不至此

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

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

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

補注

王念孫曰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案惡助爲韻好畱爲韻情成爲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字隸或作戚與草書求字相似因譌而爲求矣

今吳王自曰與大王同憂願

因時循理棄軀已除患於天下

師古曰循順也

意亦可乎

補注錢大昭曰意與抑同膠

西王瞿然駭曰

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音居具反

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

死耳安得不事

師古曰安焉也補注周壽昌曰言安得不以君事之而遽云反乎史記事作戴亦此意

高曰

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

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補注錢大昕曰營與榮通非同繞

之義沈欽韓曰孔子世家匹夫而

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

焚惑諸侯者

罪當誅營或卽焚惑

背叛之意補注宋祁曰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

愁勞聖人所已起也

補注先謙曰索隱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

吳王內曰朝錯爲誅外

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

師古曰方洋猶羈絆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補注先謙曰史記方洋作彷彿同

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

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

師古曰次舍息

止之處也

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

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爲使者

師古曰偕行而去也至膠西而約

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

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

爲叛逆呂憂太后非計也

文穎曰王之太后也

今承一帝尙云不易假令事

成兩主分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甯川膠東濟南皆許

諾

補注先謙曰史記濟南下有濟北二字則下文濟北有根本書奪文

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

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呂下膠

西膠東甯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飲藥自殺

四字案此時齊但城守間樂布破三國兵後欲移兵伐之乃懼而自殺此史駁文班賜正之

背約城守濟北王

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

古師

曰渠與甯川濟南共攻圍臨甯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

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

師古曰悉盡也盡發使行

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

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

皆發二十餘萬人

補注周壽昌曰發下史記更有發字是也去此發字則二十餘萬人五字無根而皆發二字又

止完上語不能連下讀

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

補注先謙曰閩東越謂閩越東越也史記

作南使閩越東越亦發兵從不言閩越發兵據下文孝景前吳王保東越是東越發兵閩越未發也明此次閩字誤衍

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

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卬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

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爲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

之反也幸教曰漢有賊臣錯補注先謙曰幸教下無功天下侵

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曰侵辱之爲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

爲事不曰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絕先帝功

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補注先謙曰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

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志失失卽佚之省字與逸義同欲舉兵誅之謹問敎敝

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補注

日浙本無精字先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

其兵曰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首豪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

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曰北

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

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補注先謙曰南越已從吳王何得更定南越南越二字上屬爲句直長沙者但謂地近長沙者

也西走蜀漢中告越

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越蜀及漢中平定

曰訖使報南越也走音奏補注宋祁曰顏注已北當作曰北使報

當作便報先謙曰定長沙蜀漢何用告東越南越如顏說皆非也

史正義謂告東越及楚與淮南三王

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

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子爲王者淮南衡山濟北也

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

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

師古曰臨晉關卽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

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

補注王念孫曰轉字師古無音案轉讀爲專專謂統領之也史

記作搏索隱搏音專專謂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搏三國之兵

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下文云王專并將其兵義

與此同專搏轉聲相近故專又通作轉莊子盜跖篇無轉而行無

威而義卽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也先謙曰蕭關見

武走長安師古曰走音奏補注先匡正天下曰安高廟願王勉之

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

師古曰言心有

沐也欲壹有所出久矣

師古曰謂發兵

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

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呂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

節衣食用

補注先謙曰史記用上之字

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已繼日三十

餘年矣凡皆爲此

師古曰爲此謂欲反也爲音于僞反

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

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

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

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句此奪文

皆爲列侯其

呂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

師古曰呂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

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

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

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已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

服虔曰封賜倍

漢之常法補注王先謙曰軍是常形近誤字據服注所見本尚不誤史記正作常

其有故得邑者更益勿

因

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

願諸王明白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

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

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

諸王日夜用之不

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曰聞七國反書聞天子

通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膠寄

擊趙將軍樂布擊齊

補注錢大昕曰七國起兵齊固未嘗反也然清南蕭川膠東膠西皆故齊地史言擊齊擊

齊地之反者耳故功臣表

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補注先

本稱布以將軍擊齊有功

記淮南王安傳伍被言吳王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得竇氏不與

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曰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

賊臣朝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

師古曰適讀曰謫補注宋祁曰漸本適字下有過字先謙曰史記有

過曰故反名爲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次下本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次作

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

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

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曰盎爲秦常

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中六年始改奉常爲太常時盎猶爲奉常也

奉宗廟使吳王

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

王弟子德侯爲宗正

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名通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孝景三年通爲宗正三年薨

輔

親戚使至吳

師古曰曰親戚之意論說也補注先謙曰注文當在

奉宗廟威靈以往復命德侯以親戚骨肉之誼輔助而告諭之

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呂親故

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盜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

爲東帝尙誰拜不肯見盜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

且殺之盜得夜亡走梁

服虔曰梁王與吳戰盜得奔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

會兵滎陽

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音張懸反補注周壽昌曰漢制非有急務不能乘馳傳恐驛置煩擾也惟昌邑王入

嗣大位乘七乘傳外此乘六乘傳者惟文帝山代入至雒陽

卽帝位及條侯此役耳司馬相如使巴蜀乘四乘傳劉攽曰案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案太尉云見劇孟喜曰七國

吾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敘在雒陽下

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師古曰意不自言又曰爲諸侯已得劇

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

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滎陽已東無足憂者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孟一游俠之士耳亞夫得之

何足爲輕重蓋其徒欲爲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至淮陽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雒陽引宋祿曰雒陽浙本作淮陽前已有雒陽此當作淮陽夏公謂劉周善疑顯未見景文所見浙本爾然則

雌黃可妄下乎先謙案史記亦作淮陽今陳州府淮甯縣治

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

補注先謙曰

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

補注王先慎曰楚字衍文此言吳兵下言楚兵

官本奪都字不得以吳統楚也史記無楚字卽其證

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

北壁昌邑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

泗口

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

塞吳饒道

師古曰饒古餽字

使吳梁相敵

而糧食竭乃已全制其極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全疆制其罷極語較斷

破吳必矣條侯

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

補注先謙曰昌邑山陽縣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

而西無宅奇道難已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

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已反爲名

此兵難已藉人

師古曰藉假也

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

補注先謙曰別謂分

兵猶言

多宅利害

蘇林曰祿伯僅將兵降漢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已藉人人亦且

別將也

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他利害謂分兵而去徒自損耳
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

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

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曰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

王徐行畱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

老將老將曰此年少稚鋒可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推作推是史記亦作推通鑑從漢書本作推安

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

得爲將校尉行開侯司馬孟康曰行伍間侯也師古曰在行伍間或爲候或爲司馬也補注先謙曰行開

二字贊文史記無二字文義自足疑此涉下行獨周王不用周王

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補注宋祁曰南本酤作酤周壽昌曰案酤疑酤字之譌先謙曰史記亦作

酤通酤同案如司馬相王薄之不任周王乃上謁說王曰臣曰無

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曰報

王迺子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傅舍

召令入戶使從者曰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

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

補注先謙曰史記無

至字通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

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破城陽中尉軍

補注先謙曰城陽文帝封劉章爲國時其孫延嗣位王國有中尉掌武職通鑑作陽城誤陽城縣不得有中尉也聞吳王

敗走自度無與其成功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

補注宋祁曰癰當作癰先謙曰史記作疽宋說癰蓋疽之誤二月吳王兵旣破敗走於是天子

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曰福爲非者天報曰殃高皇帝親垂

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

師古曰憐其國

絕故加恩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

患而更封國德配天地明竝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

亂天下幣

如淳曰幣錢也呂私錢殺亂天下錢稱疾不朝二十

注宋鄭曰注文天下錢漸本作天子錢

餘年有司數請

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

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

反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爲逆無道起兵已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

萬民伐殺無罪

補注先謙曰史記伐作天

燒殘民家掘其丘塋甚爲虐暴而卬

等又重逆無道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燒宗廟

補注沈欽韓曰此孝文廟在郡國者也

鹵御物如

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

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

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已上皆

殺無有所置

師古曰置放釋也

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

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

補注先謙曰敗當爲破字之誤也史記本誤元王世家正作攻梁破棘壁通鑑

同棘壁卽左傳宣公二年宋鄭會戰之大棘也史正義括地志云

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州卽梁棘壁先謙案卽漢

陳留郡之寧陵縣也在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

今歸德府寧陵縣西

敗梁兩軍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遣六將軍兩軍作兩將

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

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慰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

補注先謙曰官本使

下無人字引宋祁曰上便告當作上使人告

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

弟張羽爲將軍

李奇曰相卽張向也補注周壽昌曰向以諫楚王戊不聽被殺

乃得頗敗吳兵吳

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

補注先謙曰史記守下有堅字據孝王傳梁城守雖陽

卽走條侯軍

師古曰走音奏

會下邑欲戰

師古曰下邑梁之縣補注先謙曰梁國縣也今徐州府碭山縣東

條侯壁不

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

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

下壯士千人夜亡去

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千人通鑑同此脫數字

度淮

走丹徒

補注王念孫曰淮當爲江丹徒卽在江南故曰度江走丹徒若度淮則去丹徒尙遠此涉上文吳王之度淮而誤史

記正作度江走江南保丹徒云吳王亡走江南保丹徒

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

亡卒漢使人呂利咼東越

師古曰咼音徒溫反解在高紀

東越卽給吳王

師古曰給誼也

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

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蘇林曰縱音從容之從師古曰縱謂呂矛戟撞之

音楚盛其頭馳傳曰聞

師古曰傳首張懸反

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補注先

記作吳王子子華駒此止駒一人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

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淄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櫟飲水謝太后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曰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時漢兵尚未還不得言

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遠字之誤也行遠則兵罷故曰已罷可襲先謙曰呂已字同

可襲願收王餘兵擊

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

補注先謙曰官本用

下有之字引宋祁曰浙本無之字

不聽漢將弓高侯顏當遣王書

師古曰曰奉詔

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曰從事補注先

王欲曰何理自安處吾待曰行事也處音昌收反

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

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茹醢之罪弓高侯執

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剝行對曰今者朝

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曰爲不義恐

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曰誅錯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卬字引宋祁曰浙本卬字下有以字今

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已錯爲不善何不聞

及未有詔虎符補注王念孫曰及當爲乃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擅發兵也史記誤同又朝鮮傳乃使衛山諒降右渠

史記亦擅發兵擊義國補注先謙曰義國謂齊國言守義不從反也曰此觀之意非徒

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師古曰圖謀也補注王念孫曰案下

之字後人所加景祐本及史記並無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

膠東甯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

北王曰劫故不誅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徙王蓄川詳見齊王肥傳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

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補注周壽昌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依史記贊語凡史漢此類無之字者甚多由漢

初定天下未集

師古曰集和也

故雖疏屬呂策爲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

於田生權激呂氏

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厭望澤卒得王故云呂權激呂氏也

其宋祁曰注文

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

晉灼曰劉

澤呂金與田生曰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

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補述宋祁曰此中注言卿者漸本

並作澤陽夏公謂偉誤作危類遂以重爲罪累劉效曰謂田生謀

欲王劉澤先說張卿王詔呂而後請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

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難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

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王念孫曰事發相重

說是也豈不危哉危讀爲詭詭者奇異之稱猶言豈不偉哉耳

請注淮南本經篇詭文奇異之文也薛綜注西京賦云詭異也

子德充符篇彼且稱以詭詭幻怪之名問呂氏春秋侈陳詭詭似

僂窮變王遷天問章句序云琦瑋譎詭譎與琦瑋同義故史記

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

詭作危是其證也張衡西京賦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文義正

與此同師古讀危爲安危之危遂以事發爲事發覺相重爲相累

之借字遂致紛紛之說沈欽韓曰陽夏公是謝祥吳王擅山海之

利能薄斂曰使其服

補注宋祁曰斂字上當有賦字

逆亂之萌自其子與

補古曰萌謂始

也生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曰封蓋防此矣朝錯爲國遠慮禍

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師古曰此遂州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荆燕吳傳第五

終

漢書二十五